

1242
181

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

上册

重印說明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清朝末期的一部長篇小說，它和「官場現形記」齊名。

作者吳趼人是當時一位報刊編輯和小說作家。他寫過很多部中篇和長篇小說，比較著名的有「恨海」「劫余灰」「糊突世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吳趼人的作品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

本書用書中主人翁的一身遭遇作為線索，生動具體地暴露了當時清朝在總崩潰前夕的種種黑暗和罪惡，如官僚制度的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大小官吏們的貪污腐化、媚外害民等等情形，都寫得非常的生動。它可以幫助讀者，了解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

本書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由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印過一次，因字體過小，行距過密，讀者閱讀不便。現在根據讀者意見重新排印。

目錄

上冊

第一回	楔子.....	一
第二回	守常經不使疏踰戚.....	三
第三回	走窮途忽遇良朋.....	一〇
第四回	吳繼之正言規好友.....	一七
第五回	珠寶店巨金騙去.....	二三
第六回	徹底尋根表明騙子.....	二六
第七回	代謀差營兵受殊禮.....	三三
第八回	隔紙窗偷覷騙子形.....	三九
第九回	詩翁畫客狼狽爲奸.....	四五
第十回	老伯父強作週旋話.....	五〇
第十一回	紗窗外潛身窺賊跡.....	五五
第十二回	查私貨關員被累.....	六二
第十三回	擬禁煙痛陳快論.....	六七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窮官自縊.....	七三
	賭怪狀幾疑賊是官.....	
	談仕路初聞怪狀.....	
	苟觀察致敬送嘉賓.....	
	州縣官實價開來.....	
	窮形極相畫出旗人.....	
	吃倒帳錢僧大遭殃.....	
	接家書暗落思親淚.....	
	怨女癡男鴛鴦並命.....	
	惡洋奴欺凌同族人.....	
	房門前瞥眼睹奇形.....	
	行酒令席上生風.....	
	睹贓物暗尾佳人.....	
	烽煙渺渺兵艦先沉.....	

第十五回	論善士微言議賑捐
第十六回	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第十七回	整歸裝遊子走長途
第十八回	怒瘋狂家庭現怪狀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來滿座欢声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沒母子動身
第二十一回	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第二十二回	論狂士撩起憂國心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遺言囑兼祧
第二十四回	臧獲私逃釀出三條性命
第二十五回	引書義破除迷信
第二十六回	乾嫂子色笑代承欢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營王爺撤差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攜資走上海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強盜讀西書
第三十回	試開車保民船下水
第三十一回	論江湖揭破偽術
第三十二回	輕性命天倫遭慘變

見招帖書生談会党	九
接來電信遊子忽心驚	八
抵家門慈親喜無恙	七
避險惡母子議離鄉	五
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	四
冷嘲熱諺世伯受窘	三
嗔直言巡撫報黃堂	二
接電信再驚遊子魄	一
師兄弟挑灯談換帖	二
翰林伸手裝成八面威風	三
較資財釐起家庭	四
老捕役潛身拿臬使	五
升鎮國公小的交運	六
控影射遣夥出京都	七
賣輪船局員造私貨	八
誤紀年製造局編書	九
小勾留驚遇故人	一〇
豁眼界北里試嬉遊	一一

第三十三回	假風雅當筵呈醜態	真俠義拯人出火坑	二九二
第三十四回	蓬華中喜逢賢女子	市井上結識老書生	一九九
第三十五回	聲罪惡當面絕交	聆怪論笑腸幾斷	二〇六
第三十六回	阻進身兄遭弟譴	破奸謀婦棄夫逃	二二三
第三十七回	說大話謬引同宗	寫佳畫偏留笑柄	二二〇
第三十八回	畫士攘詩一何老臉	官場問案高坐盲人	二二七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辭乾館	小書生妙改新詞	二三四
第四十回	披畫圖即席題詞	發電信促歸閱卷	二四一
第四十一回	破資財窮形極相	感知己瀝胆披肝	二四七
第四十二回	露關節同考裝瘋	入文闈童生射獵	二五四
第四十三回	試鄉科文闈放榜	上母壽戲綵稱觴	二六一
第四十四回	苟觀察被捉歸公館	吳令尹奉委署江都	二六八
第四十五回	評骨董門客巧欺瞞	送忤逆縣官託訪察	二七五
第四十六回	翻舊案借券作酬勞	告賣缺縣丞難總督	二八二
第四十七回	恣見戲末秩侮上官	避瘴氣大帥吃鴉片	二八八
第四十八回	內外吏胥神姦狙猾	風塵妓女豪俠多情	二九四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氣	摘詞藻嫖界有機關	三〇一
第五十回	溯本源賭徒充騙子	走長江舅氏召夫人	三〇八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營遼室
第五十二回 酸風醋浪拆散鴛鴦
第五十三回 變幻離奇治家無術
第五十四回 告冒餉把弟賣把兄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軍門被逐

下冊

亂烘烘連夜出吳淞……………三五
半夜三更幾疑鬼魅……………三三
誤交朋友失路堪憐……………三九
戕委員乃姪陷乃叔……………三五
設施已畢匠士脫逃……………三四

第五十六回 施奇計姦夫變兇手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鄉人得奇遇
第五十八回 陡發財一朝成眷屬
第五十九回 乾兒子貪得被拐出洋
第六十回 談官況令尹棄官
第六十一回 因賭博入棘闌舞弊
第六十二回 大驚小怪何來強盜潛蹤
第六十三回 設騙局財神遭小劫
第六十四回 無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第六十六回 妙轉圜行賄實蜚言
第六十七回 論鬼蜮挑灯談宦海

翻新樣淫婦建牌坊……………三五
發狂怒老父責頑兒……………三五
狂騷擾遍地索強梁……………三六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三七
亂著書遺名被罵……………三七
誤虛驚製造局班兵……………三八
上張下羅也算商人困体……………三九
謀復任臧獲託空談……………三九
縱非因果惡人到底成空……………四〇
忽从忽違辯語出溫柔……………四二
猜啞謎當筵宜謹語……………四二
冒風濤航海走天津……………四六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戲提大王尾	恣睢威打破小子頭	四三
第六十九回	責孝道家庭變態	叔寄宿野店行沽	四二
第七十回	惠雪舫遊說翰苑	周輔成誤娶填房	四八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婦難	焦侍郎入粵走官場	四六
第七十二回	逞強項再登幕府	走風塵初入京師	四三
第七十三回	書院課文不成師弟	家庭變起難爲祖孫	四七〇
第七十四回	符彌軒逆倫幾釀案	車文琴設謎賞春灯	四七七
第七十五回	巧遮飾贊見運机心	先預防嫖界開新面	四八四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騙	遭薄倖淑女蒙冤	四九二
第七十七回	潑婆娘賠禮入娼家	閹老官叫局用文案	四九九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謀	報恩施沿街誇顯耀	五〇六
第七十九回	論喪礼痛砭陋俗	祝冥壽惹出奇談	五二三
第八十回	販鴉头学政蒙羞	遇馬扁富翁中計	五二〇
第八十一回	眞愚昧慘陷官刑	假聰明貽譏外族	五二七
第八十二回	案綸常名分費商量	報涓埃夫妻勤伺候	五三三
第八十三回	誤联婚家庭鬧意見	施詭計幕客逞机謀	五四二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嶺屬他人	五四八
第八十五回	戀花叢公子扶喪	定藥方医生論病	五五五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瞞天撒大謊
第八十七回	遇惡姑淑媛受苦
第八十八回	功墮節翁姑齊屈膝
第八十九回	舌劍唇槍難回節烈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調反目
第九十二回	謀保全擬參僚屬
第九十三回	調度才高撫臺運泥土
第九十四回	圖恢復冒當河工差
第九十五回	苟觀察就醫遊上海
第九十六回	教供詞巧存体面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競奔忙
第九十八回	巧攘奪弟婦作夫人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講官箴
第一百回	巧机緣一旦得功名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談父子
第一百二回	溫月江義讓夫人
第一百三回	親嘗湯藥媚倒老爺

洞世故透底論人情	三五
設密計觀察謀差	五七〇
諧好事媒妁得甜頭	五七
忿深怒絕頓改堅貞	五八
巴結功深葭莩復合	五九
趙師母手版誤呈詞	六〇
巧運動趕出冤家	六〇八
被參冤抑觀察走津門	六一五
巧逢迎蘊斷銀元局	六二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六三
寫借據別出心裁	六四
親族中冒名巧頂替	六四六
遇机緣僚屬充西席	六五
少大人殷殷求僕从	六一
亂巴結幾番成笑話	六九
樑頂囊恩愛割夫妻	六七
裴致祿孽遺婦子	六八五
婢學夫人難爲媳婦	六九三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親家母	承舅爺巧賺朱博如	七〇〇
第一百五回	巧心計暗地運机謀	眞膿包當場寫伏辯	七〇九
第一百六回	符彌軒調虎離山	金秀英遷鶯出谷	七二七
第一百七回	覷天良不關疏戚	驀地裏忽遇強梁	七三五
第一百八回	負屈含冤賢令尹結果	風流雲散怪現狀收場	七三三

第一回 楔子

上海地方，爲商賈麇集之區，中外雜處，人煙稠密，輪舶往來，百貨輸轉。加以蘇揚各地之煙花，亦都圖上海富商大賈之多，一時買棹而來，環聚於四馬路一帶，高張豔幟，炫異爭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孫公子去問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嘗鼎一臠。於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蘆葦灘頭，變做了中國第一個熱鬧的所在。唉！繁華到極，便容易淪於虛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來來往往的人，開口便講應酬，閉口也講應酬。人生世上，這「應酬」兩個字，本來是免不了的，爭奈這些人所講的應酬，與平常的應酬不同。所講的不是嫖經，便是賭局，花天酒地，鬧個不休，車水馬龍，日無暇晷。還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雖是空着心兒，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樣，去逐隊嬉遊，好像除了徵逐之外，別無正事似的。所以空心大老官，居然成爲上海的土產物。這還是小事。還有許多騙局、拐局、賭局，一切希奇古怪，夢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現。於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風淳樸的地方，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藪。這些閒話，也不必提。內中單表一個少年人物。這少年也未詳其爲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詳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餘年。前也跟着一班浮蕩子弟，逐隊嬉遊。過了十餘年之後，少年的漸漸變做中年了，閱歷也多了，並且他在那嬉遊隊中，狠狠的遇過幾次陰險奸惡的謀害，幾乎把性命都斷送了，他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遊不是正事業。一朝改了前非，迴避从前那些交遊，惟恐不速，一心要離了上海，別尋安身之處。只是一時沒有機會，只得閉門韜晦。自家起了一個別號，叫做死裏

逃生，以誌自家的悼痛。一日，這死裏逃生在家裏坐得悶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熱鬧的地方，遇見那徵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裏去逛逛，倒还清淨些。遂信步走到邑廟豫園，遊玩一番，然後出城。正走到甕城時，忽見一個漢子，衣衫襤褸，氣宇軒昂，站在那裏，手中拿着一本冊子，冊子上插着一枝標，圍了多少人在旁邊觀看。那漢子雖是昂然拿着冊子站着，却是不發一言。死裏逃生分開衆人，走上一歩，向漢子問道：「這本書是賣的麼？可容借我一看？」那漢子道：「這書要賣也可以，要不賣也可以。」死裏逃生道：「此話怎講？」漢子道：「要賣便要賣一萬兩銀子。」死裏逃生道：「不賣呢？」那漢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與他。」死裏逃生听了，覺得詫異，說道：「究竟是甚麼書，可容一看？」那漢子道：「這書比那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觀音菩薩救苦經，还好得多呢！」說着，遞書過來。死裏逃生接過來看時，只見書面上粘着一個窄窄的簽條兒，上面寫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翻開第一頁看時，却是一個手鈔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筆記』六個字。不覺心中動了一動，想道：『我的別号已是過於奇怪，不過有所感觸，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這個名字，我與他可謂不謀而合了。』」想罷，看了幾條，又胡亂翻過兩頁，不覺心中有所感動，顏色變了一變。那漢子看見，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領會，一定是個知音。這本書是我一個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別處去了，臨行時親手將這本書託我，叫我代覓一個知音的人，付託與他，請他傳揚出去。我看先生看了兩頁，臉上便現了感動的顏色，一定是我這敵友的知音，我就把這本書奉送，請先生設法代他傳揚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書的，功德還大呢！」說罷，深深一揖，揚長而去。一時圍看的人，都一閃而散了。死裏逃生深爲詫異，惘惘的袖了這本冊子，回到家中，打開了，从头至尾細

細看去，只見裏面所敘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驚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陣，熱一陣，冷時便渾身發抖，熱時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紅耳赤，意往神馳，身上不知怎樣才好。掩了冊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據此看來，竟是天地雖寬，幾無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樣人，可惜未曾向那漢子問個明白，否則也好去結識結識他，同他做個朋友，朝夕談談，還不知要長多少見識呢！思前想後，不覺又感觸起來，不知此茫茫大地，何處方可容身？一陣的心如死灰，便生了個謝絕人世的念头。只是這本冊子，受了那漢子之託，要代他傳播，當要想個法子，不負所託才好；縱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轉託別人，方是道理。眼見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沒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無力。想來想去，忽然想着橫濱新小說，銷行極廣，何不將這冊子寄到小說社裏，請他另闢一門，刊上去，豈不是代他傳播了麼？想定主意，就將這本冊子的記載，改做了小說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評語，寫一封信，另外將冊子封好，寫着：「寄日本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說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買了郵稅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窮谷之中，絕無人煙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遊去了。

第二回 守常經不使疏踰戚 睹怪狀幾疑賊是官

新小說社記者接到了死裏逃生的手書，及九死一生的筆記，展開看了一遍，不忍埋沒了他，就將他逐期刊佈出來。閱者須知自此以後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筆，及死裏逃生的批評了。我

是好好的一個人，生平並未遭過大風波，大險阻，又沒有人出十萬兩銀子的賞格來捉我，何以將自己好好的姓名來隱了，另外叫個甚麼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二十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過去，還不算九死一生麼？所以我這個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紀念。記得我十五歲那年，我父親從杭州商號裏寄信回來，說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親見我年紀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門，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後又連接了三封信，說病重了，我就在我母親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親。我母親也是記掛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這個人姓尤，表字雲岫，本是我父親在家時最知己的朋友，我父親很幫過他忙的。想着託他伴我出門，一定是千穩萬當。於是叫我親身去拜訪雲岫，請他到家，當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應允了。收拾好行李，別過了母親，上了輪船，先到上海。那時還沒有內河小火輪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兩人一路問到我父親的店裏，那知我父親已經先一個時辰咽了氣了。一場痛苦，自不必言。那時店中有一位攜手，姓張，表字鼎臣，他待我哭過一場，然後拉我到一間房內，問我道：「你父親已是沒了，你胸中有甚麼主意呢？」我說：「世伯！我是小孩子，沒有主意的；況且遭了這場大事，方寸已亂了，如何還有主意呢？」張道：「同你來的那位尤公，是世好麼？」我說：「是。我父親同他是相好。」張道：「如今你父親是沒了，這件後事，我一個人担負不起，總要有個人商量方好。你年紀又輕，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說：「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張道：「我雖不懂得風鑑，却是閱歷多了，有點看得出來；你想還有甚麼人可靠

的呢？」我說：「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補，可以打個電報請他來一趟。」張搖頭道：「不妙！不妙！你父親在時最怕他，他來了就囉唆的了不得，雖是你們骨肉至親，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時暗暗打主意，這張鼎臣雖是父親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見過，未知他平日爲人如何？想來伯父總是自己人，豈有办大事，不請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罷便道：「請世伯一定打個電報給家伯罷。」張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話，不能不对你說明白。你父親臨終時，交代我說，如果你趕不來，抑或你母親不放心不叫你來，便叫我將後事料理停當，搬他回去，並不會提到你伯父呢。」我說：「此時只怕是我父親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說起，也未可知。」張歎了一口氣，便起身出來了。到了晚間，我在靈牀旁邊守着。夜深人靜的時候，那尤雲岫走來，悄悄問道：「今日張鼎臣同你說些甚麼？」我說：「並未說甚麼，他問我討主意，我說沒有主意。」尤頓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個素不相識的人，你父親沒了，又沒有見着面，說着一句半句話兒，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呢？好歹我來監督他。以後他再問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說着，去了。過了兩日，大殮過後，我在父親房內，找出一個小小皮箱，打開看時，裏面有百十來塊洋錢，想來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帳內的。母親在家寒苦，何不將這筆錢先寄回去，給母親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設靈掛孝，在在都是要用錢的。想罷，便出來與雲岫商量，雲岫道：「正該如此！這裏信局不便，你交給我，等我同你帶到上海，託人帶回去罷，上海來往人多呢。」我問道：「應該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點了一點，統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來交給他。他即日就動身到上海，與我寄銀子去了。可是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擱住，再也不回杭州。又過了十多天，我的伯父來了，哭了一場。我上前見

過，他便叫帶來的底下人，取出煙具吸鴉片煙。張鼎臣又拉我到他房裏問道：「你父親是沒了，這一家店，想來也不能再開，若把一切貨物盤頂與別人，連收回各種帳目，除去此次開銷，大約還有萬金之譜。可要告訴你伯父嗎？」我說：「自然要告訴的，難道好瞞伯父嗎？」張又歎口氣，走了出來，同我伯父說些閒話。那時，我因為刻訃帖的人來了，就同那刻字人說話，我伯父看見了，便立起身來問道：「這訃帖底稿，是那個起的呢？」我說道：「就是姪兒起的。」我的伯父拿起來一看，對着張鼎臣說道：「這才是吾家千里駒呢！這訃聞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總麻，一點也沒有弄錯。」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並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訃帖当中一句問我道：「你父親今年四十五歲，自然應該作享壽四十五歲，爲甚你却寫做春秋四十五歲呢？」我說道：「四十五歲，只怕不便寫作『享壽』，有人用的是『享年』兩個字；姪兒想去，年是說不着享的，若說那『得年』、『存年』，這又是長輩出面的口氣。姪兒从前看見古時的墓誌碑銘，多有用『春秋』兩個字的，所以借來用用，倒覺得籠統些，又大方。」伯父回過臉來，對鼎臣道：「這小小年紀，難得他這等留心呢！」說着，又躺下去吃煙。鼎臣便說起盤店的話，我伯父把煙槍一丟，說道：「着着！盤出些現銀來，交給我代他帶回去，好歹在家鄉也可以創個事業呀！」商量停當，次日，張鼎臣便將這話傳將出來，就有人來問。一面張羅開弔。過了一個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靈柩，先到上海。只有張鼎臣因爲盤店的事，未曾結算清楚，還留在杭州，約定在上海等他。我們到了上海，住在長發棧，尋着了雲岫。等了幾天，鼎臣來了，把帳目銀錢都交代出來，總共有八千兩銀子，還有十條十兩重的赤金。我一總接過來，交與伯父。伯父收過了，謝了鼎臣一百兩銀子。過了兩天，鼎臣去了。臨去時，執着我的手，囑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讀禮，一切

事情不可輕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此時我急着要回去，爭奈伯父說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請吃酒，明天有人請看戲，連雲岫也同在一處，足足耽擱了四個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靈柩，趁了輪船回家鄉去。即時擇日安葬。過了殘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動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二人，在家中過了半年。原來我母親將銀子一齊都交給伯父帶到上海，存放在妥當錢莊裏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時，我母親方才告訴我，叫我寫信去支取利息。寫了好幾封信，却只沒有回音。我又問起託雲岫寄回來的錢，原來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來時未曾先問個明白。如今過了半年，方才說起，大是誤事。急急走去尋着雲岫，問他原故。他漲紅了臉道：「那時，我一到上海，就交給信局寄來的，不信，還有信局收條爲憑呢。」說罷，就在帳箱裏、護書裏亂翻一陣，却翻不出來。又對我說道：「怎麼你去年回來時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親收到了，用完了，忘記了罷？」我道：「家母年紀又不很大，那裏會善忘到這麼着？」雲岫道：「那麼我不曉得了。這件事幸而碰着我，如果碰到別人，還要罵你撒賴呢！」我想這件事本來沒有憑據，不便多說，只得回來告訴了母親，把这事攔起。我母親道：「別的事情且不必說，只是此刻沒有錢用，你父親贖下的五千銀子，都叫你伯父帶到上海去了，屢次寫信去取利錢，却連回信也沒有。我想你已經出過一回門，今年又長了一歲了，好歹你親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摺，支了利錢寄回來。你在外面，也看個機會，謀個事，終不能一輩子在家裏坐着吃呀！」我听了母親的話，便湊了些盤纏，附了輪船，先到了上海。入棧歇了一天，坐了長江輪船，往南京去。這個輪船，叫做元和。當下晚上十二點鐘開行，次日到了江陰，夜來又過了鎮江，一路上在艙外看江景、山景，看的倦了。在鎮江開行之後，我見天陰月黑，沒有甚麼好看，便回到房裏去睡覺。睡到半夜時，忽

然隔壁房內，人声鼎沸起來，把我鬧醒了。急忙出來看時，只見圍了一大堆人，在那裏吵。內中有一個廣東人，在那裏指手畫脚說話。我便走上一歩，請問甚事。他說這房裏的搭客，偷了他的東西。我看那房裏時，却有三副鋪蓋。我又問：「是那一個偷東西呢？」廣東人指着一個道：「就是他！」我看那人時，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羅長衫，鉄線紗夾馬褂，生得圓圓的一團白面，唇上還留着兩撇八字鬍子，鼻子上戴着一副玳瑁墨晶眼鏡。我心中暗想：這等人如何會偷東西？莫非錯疑了人麼？心中正這麼想着，一時船上買辦來了，帳房的人也到了。那買辦問那廣東人道：「捉賊捉賊呀！你捉着賊沒有呢？」那廣東人道：「賊是沒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縱使不是他親手偷的，他也是個賊夥，我只問他要東西。」買辦道：「這又奇了，有甚麼憑據呢？」此時，那個人嘴裏打着湖南話，在那裏「王八」、「窯子」的亂罵。我細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還有一個大帽盒，都粘着江苏即補縣正堂的封條；板壁上掛着一個帖袋，插着一個紫花印的文書殼子。還有兩個人，都穿的是藍布長衫，像是個底下人光景。我想這明明是個官場中人，如何會做賊呢？這廣東人太胡鬧了。只听那廣東人又對衆人說道：「我不說明白，你們衆人，一定說我錯疑了人了，且等我說出來，大衆听听呀，我父子兩人同來，我住的房艙，是在外面，房門口對着江面的。我們已經睡了，忽听得我兒子叫了一声有賊！我一咕嚕爬起來看時，兩件熟羅長衫沒了，衣箱面上擺的一個小鬧鐘也不見了，衣箱的鎖也幾乎撬開了。我便追出來，轉個彎要進裏面，便見這個人當路站着……」買辦搶着說道：「當路站着，如何便可說他做賊呢？」廣東人道：「他不做賊，他在那裏代做賊的望風呢！」買辦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麼便說他望風？」廣東人冷笑道：「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但是今夜天陰月黑，已經是